

“顽主”作家王山去世

代表作逼真描写“文革”武斗和顽主文化

新京报讯 (记者张弘)他是北京顽主,用小说为北京顽主文化留下最真实的记录。4月30日19点30分,作家王山在北京301医院病逝,年仅60岁。此时他第三次整理出版的代表作《北京教父》正笑傲全国各地的图书排行榜,而他的网名“四横竖”也就此永远定格。

生病不愿意告诉朋友

王山出生于1953年,参加过军,当过矿工,下过乡。后来进入北京一所大学工作,并任过北京市京剧院副院长,但之后就辞职

了。这些年,他以“四横竖”的网名混迹于“北京顽主”百度贴吧里。上世纪90年代,他的天字系列小说《天伤》《天祭》《天爵》出版,后来又写成《大玩主之地殇》,并化名出版《第三只眼睛看中国》。记者从王山的夫人处获悉,王山的遗体告别式将于5月4日在八宝山举行。“我现在正在给他买衣服,儿子将于5月3日从日本回来。”

记者联系到了王山的发小和好友边作君,他告诉记者,“去年我们俩见过一面,后来一直没见着。今年春节,我给他发了手机短

信,他也回了消息。三月份我走到他们家附近的时候,准备去见见他,他说自己在外地开会学习,后来又说自己在外地感冒挺厉害的,等病好了回到北京再聚。实际上,听他夫人说,这时候他已经住院了。一开始,查出有糖尿病,后来转化成心衰和肾衰。”

《天罡》没有写完

边作君告诉记者,王山的小说《天伤》《天祭》《天爵》,头一版是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,自己看到书以后,通过出版社找到了王山

重新建立了联系并经常来往。逢年过节或者有日子没见,就会聚一聚。《天伤》《天祭》《天爵》第二次出版时,曾改名为《血色青春》,今年三月出版的《北京教父》实际上是把《天伤》《天祭》《天爵》合在一起,第三次出版。王山正准备写《天罡》,不料患病住院,因此,这部小说没有完成。

正在美国的出版人尚红科获知王山去世的消息后大感意外,“他为我写的长篇小说《欢乐时光》写了四万多字,这两年我一直没找到他。他这个年纪就去世了,实在太可惜。”

关于代表作

纪实成分很强

边作君说,自己比王山大一岁多,和王山从小一起长大。“《天伤》《天祭》《天爵》中有三个主要人物,都有真的原型。边亚军的原型是周奉天的原型实际上叫周长利,外号小混蛋。还有一个赵大锁,名字没有改。十几岁时(指“文革”武斗期间),王山和我们在一块儿。周长利被打死了,赵大锁在北京车站扎死一个老兵,被判了无期徒刑。我插队到东北,流传我被枪毙了。当然,这三个作品都是小说,包括人物的性格和关系等方面有很多虚构的成分,但是,里面打架、战斗的场面是真实的。”

评论家解玺璋称,“写‘文革’初期北京老红卫兵和北京胡同市民子弟的冲突,王山写得最逼真,语言劲道。”

“中国出版第一人”张元济出全集

两岸三地商务人齐聚故里追忆掌门人

新京报讯 (记者朱桂英)为庆祝商务印书馆115周年、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45周年,4月25日—27日,商务印书馆、上海市文史研究馆、中国社会科学报社、海盐县人民政府联合在张元济先生的故里浙江海盐召开“《张元济全集》出版座谈暨第四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”。两岸三地商务人首次共聚张元济故里。

张元济是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。在中国前古未有之大变动的时代,他从清末维新派人物转身而成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的出版家,于政治明星、革命斗士叱咤风云之时,始终保持着书生本色,坚守着踏实建设者的角色。而他所提出的“昌明教育,开启民智”,依然是商务印书馆当下之使命。

此次由商务印书馆出

版的《张元济全集》(十卷本)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张元济一生所留下的文字资料,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为出版家编纂出版的全集,主要由张元济哲孙张人凤收集、整理,按体裁分类编辑,包括书信、诗、文、日记以及古籍研究五类,规模近800万字,全集对研究张元济生平事迹和思想,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都有着很高的价值。

据张人凤先生介绍,此次全集编纂完成后,又收到来自张元济研究关注者近十万字相关材料,“没有真正的全集,只有不断趋于完整的全集。”而到会很多专家学者,在肯定全集之价值的同时,亦不约而同追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立入世之传统,重申以文化人、以文化建设重塑社会价值秩序之愿景。



今年是出版家张元济(1867~1959)诞辰145周年。



王山的顽主小说代表作《天伤》《天祭》《天爵》,后来曾改名《血色青春》第二次出版,近期又改名为《北京教父》第三次出版。

现代文学馆举办柏杨逝世四周年研讨会

柏杨生前曾和鲁迅“比肩”

新京报讯 (记者张弘)4月29日是柏杨先生逝世四周年的日子,中国现代文学馆于当天举办了学术研讨会以作纪念。鲁迅博物馆前副馆长陈漱渝在发言中回忆,柏杨生前曾“吹大话”,将自己和鲁迅相比。

海峡两岸共忆柏杨

2007年2月6日,柏杨将其珍藏的全部文物资料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。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表示,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开始对这些文献文物进行数字化处理,此外还建立了柏杨文库和柏杨研究中心,涵盖大陆、港澳台及海外的研究者。从四个方面进行有关柏杨著作及生平思想的研究工作:在文学

馆网站上设立柏杨研究专栏,以此建立读者和研究者的交流平台;上半年将召开专门会议对研究专题进行讨论;在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结出版学术专著;抓紧柏杨捐赠文献文物的数字化和编目整理工作,尽快整理出版《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柏杨历史文献文物总目》。

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特意为此研讨会从台湾飞来,她在会议最后向与会所有人员表达感谢之情,并认为“两岸还有无数管道需要更畅通的交流”。和张香华一起从台湾赴京的徐荣昌先生也参加了昨天的活动。在他赠给新京报记者的台湾《文讯》杂志今年4月号上,当年《自立晚报》副刊编辑向阳撰文回忆了自己当年分五

期刊发柏杨《丑陋的中国人》引来辱骂的过程。

陈漱渝:他生前曾和鲁迅“比肩”

鲁迅博物馆前副馆长陈漱渝回忆说,柏杨第一次和自己深谈时就涉及了和鲁迅的比较问题,并把谈话录音赠给了陈漱渝。后来,陈漱渝根据记录稿和录音整理了《他在争议中保持自我》一文,并得到柏杨首肯。柏杨当时说,“有人一直质问我,你配跟鲁迅相比吗?我想如果我崇拜的鲁迅还存在的问题,他会责备这种质疑。怎么不能比较呢?后人永远应该超过前人。我认为鲁迅是可以批评的。如果变得不能批评,鲁迅也就丧失了生

命。”柏杨又说,“我要是说我不如鲁迅,你们会说说我谦虚;我要是说我比鲁迅好,你们会说我自大……一个民族应该一代比一代强啊,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。”在给陈漱渝的最后一封信中,柏杨又自嘲说,“我怎么敢跟鲁迅先生相比,只是吹吹大话,表示我不同凡品罢了!中国人好膨胀,此是一次而已。”

陈漱渝认为,鲁迅和柏杨都是斗士型的作家;他们都很爱国;他们都坚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。作家李洱认为,“鲁迅寿命较短,很多思想领域没有来得及完善;而柏杨比较长寿,在思想和写作领域也更为完备。柏杨先生去世前非常清醒,他把文物捐给了大陆,我觉得大陆比台湾更需要柏杨。”

“交响乐之春”落幕

“首席秀”上座率高

新京报讯 (记者姜妍)伴随着悠扬的《梁祝》小提琴协奏曲旋律和激情四射的肖斯塔科维奇《第一交响曲》,为期20余天的第三届“中国交响乐之春”29日晚在国家大剧院落下帷幕。

当晚的音乐会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出,指挥是陈佐湟。上半场,小提琴演奏家宁峰与乐团一起演奏了《梁祝》,来自波兰的男低音歌唱家丹尼尔·柯特林斯基则以幽默的唱腔诠释了莫扎特歌剧《唐璜》中的两首著名咏叹调“香槟之歌”和“请到窗前来”。今年7月,大剧院管弦乐团还将到德国进行巡演,这两位艺术家也会随团前往。音乐会的下半场乐团演奏的是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《第一交响曲》,这也是乐团首

次演奏肖氏的作品。

本届“中国交响乐之春”吸引了来自北京、天津、浙江、安徽、河北、福建、广东等地的12支国内交响乐团加盟,汤沐海、陈佐湟、谭利华、俞峰、张艺等11位中国指挥界大腕前来助阵。

除了这些演出,大剧院还为观众策划12场“首席秀”,每场“首席秀”中,各乐团指挥、首席乐手,以及参与演出的几乎所有独奏家都参与其中,他们为观众讲解交响乐的编制与发展,指挥、首席在乐团中的作用,如何欣赏交响乐等不同的主题,并在活动现场炫技,希望能帮助普通听众更好地理解古典音乐。虽然“首席秀”有近半数的场次都不是在周末进行,但不少场次的上座率都达到了90%。